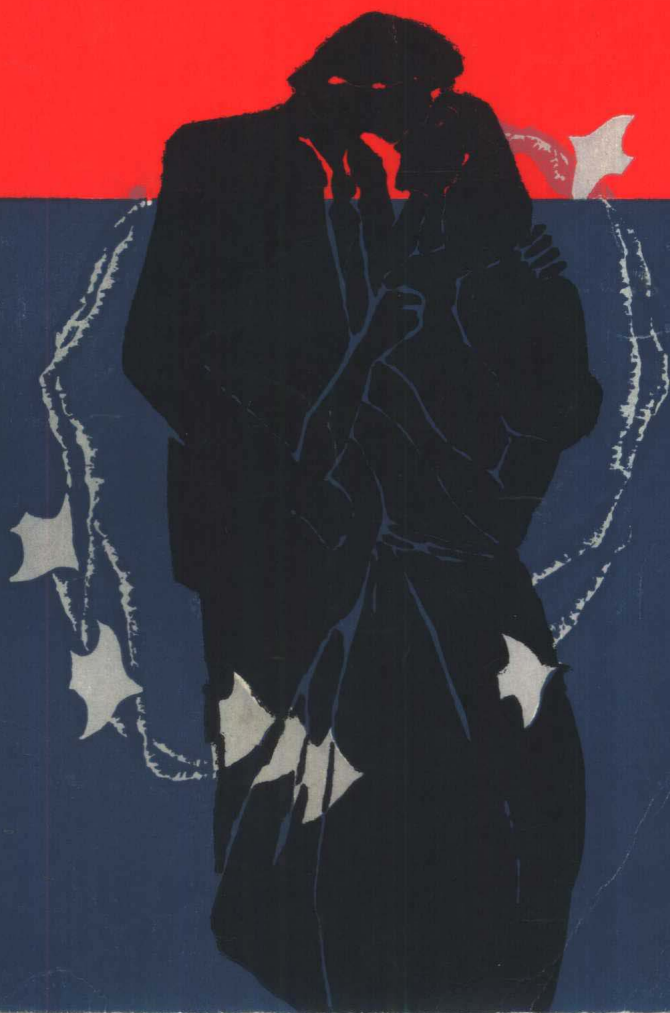


海誓山盟

【美】丹·斯蒂尔著 陈姜 于良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海 誓 山 盟

[美] 丹·斯蒂尔著

陈雯 于良译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海誓山盟

〔美〕 丹·斯蒂尔著

陈雯 于良译

责任编辑：欧阳捍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冷水江市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0,000 印张：8 印数：1——9,100

统一书号：10109 2058 定价：1.50元

新书目：86——15

作者简介

丹尼艾尔·斯蒂尔是近几年来美国文坛上一位引人瞩目的女作家。《海誓山盟》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文学评论界的注意。《波士顿环球邮报》说：“在写以家庭问题和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上，丹尼艾尔·斯蒂尔是继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埃里奇·西格尔后，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广大读者非常喜欢阅读此书，仅在1978年和1979年两年内，此书就连印七版，可见其盛销不衰。

继《海誓山盟》之后，她又相继出版了近十部长篇小说。其中，《美好的记忆》(Remembrance)、《再度相爱》(To Love Again)、《爱》(Loving)、《夏末》(Summer's End)、《巴洛米诺》(Palomino)、《戒指》(The Ring)和《完全陌生的人》(A Perfect Stranger)都是美国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作品。以上这些小说都被戴欧书屋列为本出版公司的畅销书。

丹尼艾尔·斯蒂尔擅长描写人们心中一种美好的情愫——爱情。她善于捕捉青年人的心理，深刻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以激昂的热情来描写当代美国人，特别是美国青年对待生活、对待爱情的态度。

在今日美国文坛，许多作者为了迎合那些精神空虚、追求刺激的读者的需要，爱写那些暴力、色情和怪诞的情节，

许多所谓畅销书都是有负众望的。然而，丹尼艾尔·斯蒂尔以她鲜明独特的风格，在今日美国文坛上独树一帜。语言简洁流畅，感情热烈奔放，笔调细腻传神，读过她的作品的人都会留下这一深刻的印象。她的一些婚姻、爱情题材的小说，写得缠绵、动情，却无庸俗、淫秽之嫌；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却无恐惧、怪诞之笔。她的作品激励着善良的人们相互靠近，用一种更健全的情怀来看待生活，看待世界，鼓舞人们去追求美好的事物。正因为如此，把丹尼艾尔·斯蒂尔介绍给我国的读者也许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楔 子

南希摘下蓝光闪闪的珠子项链，抛进大石头底下的沙土中。“这串珠子是我们有形的联结，埋在这里，只要石在树在沙滩在，珠子就永远在。对不对？”

“对。”他温柔地笑了，“我们真有点罗曼蒂克。”

“为什么不？如果你有幸得到爱情，赞美它，给它一个归宿！现在，让我们起誓。我起誓永远不忘这里埋的东西，永远不忘它们代表什么。该你了。”她碰碰他的手。他从来没有这么爱她过。

“我起誓永不和你分离……”

这时，俩人莫名其妙地放声欢笑起来。因为，年轻使人愉快，浪漫使人愉快，相爱使人幸福……

1

清晨，阳光撒向大地。他们在哈佛校园的艾略特大楼前打开自行车锁。俩人停顿片刻，相视而笑。阳春五月。他们正当妙龄。她的短发在阳光下熠熠闪烁，她眼睛捕捉到他的目光，开始欢笑起来。

“喂，建筑博士，你感觉如何？”

“等两个星期后，我拿到博士学位再问我。”他回眸一笑，将一绺耷在额前的金发甩开。

“去你的博士学位，我的意思是指在这昨晚以后。”她嫣然一笑，他飞快地在她背上重重一拍。

“妙不可言。你感觉如何，麦卡莉斯特小姐？还能走路吗？”他们伸腿跨上自行车。她回头看看他，揶揄似地以问代答：

“你呢？”话音未落，她猛蹬漂亮的小车，冲到他前头。这辆车是几个月前他买给她的生日礼物。他爱她。他一直爱着她。两年来他一直对她梦寐以求。

在此之前，哈佛的生活枯燥无味，孤独寂寞。到研究生二年级后半学期，这种感觉更是有增无减。别人追求的他不希罕。他不愿随便找个姑娘晚上和他作伴。这种平平常常的姑娘，他在大学期间认识得可多了，迈克尔总觉得还缺少什么。他追求更深的：本质，真谛，灵魂。前年夏天，他同母亲的一位朋友的风流韵事使这个问题得到完美的解决。不是

因为他母亲知道了内情，而是因为事情本身近乎滑稽。她三十好几，但妖娆妩媚，当然比他母亲年轻得多，是《时尚》杂志的编辑。但对他俩来说，那只是消遣。南希则与众不同。

这一点，他在波士顿美术馆她的画展上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了。她画中的乡野萦绕着冷落荒凉的气氛，她画中的人物流露出温柔孤独的神情，这一切使他大动恻隐之心，想伸出手去安抚它们，去安抚作画人。那天她坐在美术馆里，头戴红色贝雷帽，身穿旧浣熊毛皮外衣，由于刚刚步行来到美术馆，娇嫩的肌肤还红喷喷的。她明眸闪烁，脸蛋生气勃勃。他渴望她，他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别的女人。他买下她的两张画，请她去劳克勃吃饭，但以后就进展缓慢。南希·麦卡莉斯特不肯轻易献出自己的肉体或心灵。她长期孑然一身，不会轻率以身相许。十九岁时，她已通达人情世故，知晓痛苦悲伤。形单影只的痛苦，被人遗弃的痛苦，从她孩童时代被送进孤儿院时起，这痛苦就象瘟疫似的紧紧缠住她。她已记不起母亲临死前把她送进孤儿院的那一天。但是，她记得那阴冷的大厅，记得陌生人的气味，记得早晨躺在床上，耳听各种声响，拼命把眼泪往肚里咽。这一切，她将永生切记。很久以来，她以为没有什么能填补她内心的空虚。但是，现在她有了迈克尔。

他俩的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却很坚实，建立在爱情和尊重的基础上；他们将各自的世界与对方的结合，产生出一个美丽的仙境。迈克尔不是傻瓜，他深知爱上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的危险。“与众不同”，他母亲有机会就这样说。

其实南希并没有“与众不同”。唯一不同的是她是个艺术家，不是学而未成的学生。她已不在寻求，她已成为她想成为的人。不象他认识的其他女人，她不在挑挑拣拣，她已找到意中人。两年来，他没有辜负她。她深信他永远不会。他们息息相通，心心相印。难道还可能有她不知道的事吗？她全知道，滑稽的废话，愚蠢的秘密，幼稚的梦想，绝望的恐惧。她因他而开始尊重他的家庭，甚至他的母亲。

迈克尔出身显赫世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以便继承大业。他认为这不是件轻而易举或开开玩笑的事。有时，他实在有点害怕。他能不负众望吗？南希知道他能。他父亲和祖父都是建筑师。是他祖父，理查德·科特，创建了这个王国。但是，是迈克尔父母的婚姻使科特公司和希尔亚德家产融为一体，才产生今日的科特——希尔亚德公司。理查德·科特精通生意经，但是，是希尔亚德的钱财——祖传的钱财——才给他们带来门第和传统。有时候，这是件沉重压人的大斗篷，但迈克尔并非不喜欢它，南希也尊重它。她知道，有朝一日，迈克尔会成为科特——希尔亚德公司的掌舵人。对于这点，一开始，他们沉湎于泛泛而谈，后来，当意识到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时，才开始详尽讨论。迈克尔心里明白，他找到了一个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家庭里的贤妻良母。孤儿生涯使南希对迈克尔确信她能承担的角色一无所知，但这些品质的基本成份却似乎潜伏在她心灵深处。

他无比骄傲地看着她，她骑在前头，充满信心，强健有力，两腿轻巧自如地蹬着，不时回头对他嫣然一笑。他想赶

上去把她抱下车……就在那儿……在草地上……象他们昨夜一样……象……他抛开这个念头，赶上去。

“喂，等等我，你这个小傻瓜！”不一会儿，他就和她并驾齐驱了。俩人静静地骑了一阵，他伸手搭在她背上。“你今天真美，南希。”春煦中，他的声音充满柔情蜜意，四周是清新翠绿的世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哦，大概只有我爱你的一半，希尔亚德先生，对吗？”

“这是你的看法，南希·摆架子小姐。”她一如往常，听到这个绰号就忍俊不住。迈克尔总使她快乐。他往往做出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她第一次看见他就这样认为。那天他走进美术馆，恐吓她如果不把她所有的画都卖给他，就在她面前脱光衣服。“我爱你恰巧是你爱我的七倍。”

“哼。”她又朝他莞尔一笑，鼻子翘得老高，再度骑到他前头。“我更爱你，迈克尔。”

“你怎么知道？”他使劲赶上去。

“圣诞老人告诉我的。”说完，她又超过他。这次，他让她在狭窄的小路上骑在前头。他们兴高采烈，宛如过节。他喜欢看她：牛仔裤裹着娇小的臀部，纤细的腰肢，优雅的肩膀上松松地套着件红毛衣，还有一头随风飘动的乌黑秀发。他能够成年累月地看着她。事实上，他正准备这样做。这提醒了他……整个上午，他一直想跟她讲。他再次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在她肩上轻轻一拍。

“对不起，希尔亚德太太。”听见此话，她微微一惊，然后朝他赧然一笑，阳光映照着她的脸庞，他看得见她脸上的

小雀斑，真象小精灵留在她乳白色皮肤上的点点金尘。“我才说……希尔亚德太太……”他乐趣无穷地咀嚼着这几个字。他等了整整两年。

“你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迈克尔？”她态度游移地说，几乎吓着了。且不管他和南希俩人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他毕竟还没和玛丽恩讲过。

“我不觉得有什么操之过急。我还打算两周内就把事情办了。一毕业就结婚。”他们早就约定举行一个小型亲热的婚礼。南希孑然一身，迈克尔想和南希分享这一幸福时刻，不愿让成群结队的社交界名流来拍照，打扰他们。“老实说，我准备今天晚上就去纽约，把这件事告诉她。”

“今天晚上？”她声音里透出恐惧，慢慢停下自行车。他点点头，以示回答。她望着四周郁郁葱葱的小山，渐渐变得忧心忡忡。“你认为她会说什么？”她不敢看他，也不敢听他说。

“当然是同意，你真担心？”他俩心里都明白，这是个愚蠢的问题。该担心的事多着呢。玛丽恩不是婚礼上在新娘前撒花的女孩。她是迈克尔的母亲，她的温柔恰似巨轮泰坦尼克号。她这个女人是权力意志的化身，是钢筋水泥的再现。她在父亲死后接手家业，丈夫去世后，她以更坚强的决心投身事业。没有什么能阻拦玛丽恩·希尔亚德。没有。不要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子，甚至连她的独子也根本不在话下。如果她不愿他们结婚，就没有什么能使她说出迈克尔说得如此肯定的“同意”二字。南希十分清楚玛丽恩·希尔亚德对她的

看法。

玛丽恩从不隐瞒自己的感情，至少，从她确信迈克尔对“那个艺术家”的“调情”可能不是逢场作戏之时开始。她把迈克尔叫回纽约，对他好言相劝，细语安慰，力图控制他，而后，她大发雷霆，恐吓威胁，许愿引诱他。这一切都归于无效之后，她便听任自流，撒手不管，或只是表面上装成这样。迈克尔认为这是希望的征兆，南希却不以为然。她觉得玛丽恩胸有成竹；眼下，她显然决定不理睬“现状”。没有邀请，没有嗔怪，对从前在迈克尔面前讲过的话也没有道歉，但是，也没有发生新的矛盾。对她来说，南希根本不存在。奇怪得很，南希竟觉得这使她十分痛苦。她举目无亲，一直对玛丽恩抱有幻想。她们会成为朋友，玛丽恩会喜欢她，她和玛丽恩会一起去为迈克尔买东西……玛丽恩会给她……她从未体验过的母爱。可是，要把玛丽恩铸成这样的形象谈何容易。两年来，南希早就看出这点。只是迈克尔固执己见，认为他母亲会回心转意。一旦她接受了既成事实，她们就会成为好朋友。南希并不那么有把握。她甚至强迫迈克尔讨论，万一玛丽恩坚决不接受她，不同意他俩结婚，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跳上汽车，去找最近的治安官。我们俩都已成年，对吧。”南希听了他这简单的解决方法微微一笑。她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两年相处，他们觉得好象已经结了婚。

他们默默伫立，久久凝望着景色。然后，迈克尔握住南希的手。“我爱你，宝贝。”

“我也爱你。”她忧心忡忡地望着他，他吻下她的眼帘。但是，俩人心中的疑虑依然存在，难以消除，除非和玛丽恩开诚布公谈一谈。南希放倒自行车，叹了口气，慢慢投入迈克尔的怀抱。“我真希望事情能简单些，迈克尔。”

“会的，你等着瞧吧。嘿，我们继续骑呢，还是在这里站一整天？”他又在她背上拍了一下，她微笑着看他替她扶起自行车。眨眼间，他们又骑上自行车，笑闹着，哼唱着，只当世上不存在玛丽恩。但是她却存在，她将永远存在。玛丽恩不是女人，她更象是种制度。玛丽恩是永存的。迈克尔的生活中，她无处不在。现在，她又进入了南希的生活。

天空中，太阳已升得老高，他们穿行在田野上，时而前后相随，时而并排前进，时而喧闹逗趣，时而默默沉思。中午时分，他们到达列维尔海滩，只见迎面骑来一个熟悉的人。是本·艾弗瑞，旁边是他新结识的女友，又是个秀腿金发女郎。她们看上去都象校花，而且大部分确实是校花。

“喂，二位，去逛集市吗？”本咧嘴笑着问他们，随随便便地朝珍妮特一挥手，算是介绍。四个人互相打过招呼，然后南希手搭凉棚朝集市望去。集市离这里还有几个街区。

“值得去吗？”

“嘿，值得。我们赢了一只粉红色的小狗。”——他指指珍妮特篮子里一只小丑八怪——“一只绿龟，但不知怎么弄丢了，两罐啤酒。另外，那儿还有玉米棒子，好吃极了。”

“你把我说服了。”迈克尔望望南希，笑着问，“我们去吗？”

“当然去。你们俩回去了？”她不用问也看得出。本眼里

闪着光，珍妮特也似乎没有意见。南希瞧着他们暗自笑了。

“是的，我们早上六点钟就出来了。我累坏了。顺便问一下，你们俩晚上吃什么？来吃烘焙饼吗？”本的房间和迈克尔的只隔几个门。

“我们晚饭吃什么，señor？”南希兴致勃勃，故意用西班牙语称呼迈克尔，可是他摇摇头。

“我今天晚上有事。下次再说吧。”这话立刻使人记起迈克尔要去见玛丽恩。

“好吧。再见。”本和珍妮特挥手离去，南希怔怔地盯着迈克尔。

“你真的打算今晚回去见她？”

“是的。别再提心吊胆，一切都会顺利的。噢，对了，母亲说已替他找到工作。”

“本？”南希疑虑地抬起头来，这时他们正朝集市骑去。

“对。我们将同时开始工作。不同的部门，但同一天开始。”迈克尔显得很高兴。他在预科学校就认识了本，他俩情同手足。

“本知道了吗？”

迈克尔神秘地一笑，摇摇头。“我想让他尝尝接到正式通知的激动滋味。我不想糟蹋那一时刻。”

南希报以一笑。“你是个好人，我爱你，希尔亚德。”

“谢谢，希太太。”

“住嘴，迈克尔。”她太渴望这个称呼了，以致不愿听到它被人滥用，即便是迈克尔。

“我不。你应该习惯习惯。”他突然变得严肃认真。

“到时候我会习惯的。但现在还是叫麦卡莉斯特吧。”

“确切地说，还有两个星期。快！我和你比赛。”

他们加快速度并排向前骑去，笑着，喘着，迈克尔比她早整整三十秒钟到达集市入口处。俩人都晒得微黑，显得健康强壮，无忧无虑。

“喂，先生，先买什么？”其实她已经猜到答案，而且猜得一点不错。

“当然是玉米。还用问吗？”

“确实不用问。”他们把自行车停靠在一棵树边，知道在寂静的乡村没人会偷，然后手挽手缓缓走去。十分钟后，他们愉快地站着嚼玉米，黄油滴滴答答往下掉，然后狼吞虎咽地吃夹心面包，喝冰镇啤酒。南希最后又吃起一大串棉花糖来。

“你怎么要吃这玩艺儿？”

“嘿，好吃极了。”她嘴里塞满了粉红色的糖，讲话含糊不清。再看她那一脸高兴劲儿，真象个五岁小孩。

“最近我告诉你你有多美吗？”她嘴边粘着糖，朝他莞尔一笑。他掏出手绢给她擦擦下巴。“你擦擦干净，我们照相吧。”

“真的？在哪里照？”她又咬一口糖，鼻子又消失在粉红色云雾中。

“真拿你没办法。那边。”他指指一个货篷^①，他们可以将

① 美国乡村集市上有一种货篷，可供照相用，篷布上面有各种服装，上方有小圆洞。照相时，人在篷内将头伸出圆洞，拍出的照片看上去就象是穿着这种服装。

头伸出圆洞，拍一张带异国情调的照片。他们徜徉过去，选了希理和郝思嘉^①。奇怪得很，他们在照片上并不显得呆头笨脑。南希配上那套色彩瑰丽的服装美极了。她纤巧美丽的脸蛋和恰到好处的五官与这套女性味十足的南方美女服装互为烘托，相映生辉。迈克尔看上去象个小浪子。摄影师收了钱，把照片递给他们。

“我真该留下这张照片，你们俩照得太好了。”

“谢谢。”南希对这称赞甚为感动，而迈克尔只是微微一笑。他总是为她感到万分骄傲。再过两个星期就……南希猛拽他的衣袖，把他从白日梦中惊醒。“瞧那边！扔圈圈！”她从小就一直想在集市上玩扔圈圈，可是孤儿院的嬷嬷总是说破费太大。“我们去玩吗？”

“当然去。亲爱的。”他向她深深一鞠躬，伸出胳膊让她挽，想漫步徜徉过去，可是南希激动万分，等不及漫步徜徉，几乎象个孩子似的向前蹦跳而行。她的激动使他欣喜。

“可以现在就玩吗？”

“当然，心肝。”他付了一块钱，柜台里的人递出三倍于常数的圈儿。大多数游客只付两角五分钱。她对此游戏毫无经验，全掷得远离目标。迈克尔兴趣十足地瞧着她。“你到底想得哪个奖品？”

“珠子项链。”她的眼睛象孩子似地忽闪着，她的话几乎是喃喃耳语，“我从来没有过一串华丽的小项链。”这是她自孩童

① 《飘》中的黑女姑娘。

时就一直渴望的一件东西。一件光彩耀目的小东西。

“要使你高兴真是太容易了，亲爱的。你真的不要粉红小狗？”就是珍妮特篮子里那样的，南希坚决地摇摇头。

“珠子项链。”

“你的意愿就是命令。”他投出最后三个圈，三次连中目标。柜台后的人微笑着把珠子项链递给他，迈克尔马上给南希戴上。“喏，小姐。都归你。你是否认为应该保个险？”

“你能不能别拿我的项链开玩笑？我认为珠子美极了。”她轻柔地抚摸着珠子，知道它们在她脖子上闪烁，她陶醉了。

“我认为你美极了。你还想要什么？”

她朝他嫣然一笑。“还要棉花糖。”

他又给她买了一串棉花糖，俩人缓步回到放自行车处。

“累了？”

“还好。”

“再走远点怎么样？前面有一处好地方。我们可以歇息片刻，看看海浪。”

“太好了。”

他们又骑上车，这次较为安静。狂欢气氛业已过去，俩人都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大部分是关于对方。迈克尔开始希望他们在床上，而南希也不会不同意。快到纳罕特时，她看见了他选择的地方，在狭长陆地的顶端，上覆一棵老树的亭亭冠盖，她对这出游的最后一站非常满意。

“哦，迈克尔，这里真美。”

“不是吗？”他们在一块紧挨着沙滩的柔软草坪上坐下，